

章氏遺書

第十六册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一

文集六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贈張燮君知府序

往者桐城方敏恪公總督畿輔治效爲近代封疆大臣冠冕其用人行政足衣被數十年同時所與講習而敷施者如古人經師之有授受文學之有家法可不問而知所自也說者謂公精於吏治而善於任人故得效若是不知敏才貴有深識遠略須於優度公之所得自在愛才養士儒術吏治交相磨勵而不倚於偏蓋儒偏則迂而莫究其用吏偏則俗而不知其體公旣尊師重儒

又能程才課吏故一時文人興起吏治蒸蒸日上大臣
爲國愛才之義矣弇山畢尙書以名儒大魁敷歷中
外自開府秦隴移撫中州晉督兩湖垂二十年經術吏
治光於敏恪而程才養士譬之百川灌河以海爲量規
模之視敏恪殆如汾陽軍容恢恢於西平焉山陰張爔
君太守宿負耿介嘗寄籍清苑讀書古蓮華池爲敏恪
所器植拜書天府出綰縣符於山東歷試繁劇投艱鉅
刃迎節解稍遷佐府屢攝要郡所至有聲輒以呈議久
不得遷會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荊州大水決城洪流爲
患天子南顧疇咨擢畢公制兩湖且命大學士阿
公同公經營相度鉅工大賑羽檄旁午當事需才孔亟

於是兩公合辭入 告請破格用君爲荊州知府君下車數月次第經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凡所條畫具有成書願再起再躋移劇武昌未一年又以吏議鐫階督府深惋惜之力薦其才 天子召見俾試可於甘涼歲在壬子冬也或謂君行事有不可臆度者五居官久著賢能又嘗歷試艱鉅意必瑰奇岸異而君平易近人無論知與不知見輒披誠使人意盡一也所至不爲赫赫功而吏民陰受其福二也官比古二千石而服食起居不異寒生三也處劇職要區或至不遑寢食而中懷湛然自有世外遠思四也積年宦橐不足購五畝廬而故書兼車累篋時有所益五也余謂此不足爲君道也君

嘗言守令雖均曰親民而知府實與州縣殊異州縣稱職不過盡心民事而已知府責在表率夫表率之於屬吏非徒曰可者進之不可者去已也蓋有因材施教成就賢良之任也余聆君言而知其出之有本不特府率州縣已也以吏爲師本三代之良法秦人之所以爲世詬者禁詩書爾後代設官上下相統但知糾察舉劾而不知有教育裁成之責則吏才之受枉者多矣蓋其教見諸實事既異儒師之空言而其權得以舉劾則所教又易於遵律故封疆大臣其屬文武吏士以千百計朝廷用得其人則一方大小職任罔不得人教育之功大而舉劾之功小也夫課吏養士似兩事也而意實相通

敏恪與弇山公所謂心知其意者也君觀法於敏恪而見知於弇山尙書不啻漢代經師之家法矣顧望重於釣石而蹟類於轉蓬難進易退若有物忌者然造化豈無意歟程子曰一介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況於郡守擬古諸侯且安知不抑於前而申於後也君亦勉其克赴者而已余嘗主講蓮池習聞敏恪遺風今又遊於弇山尙書之門與君出處殊塗而見聞雅有相同又先後同學於大興朱氏故於君之行也爲誦言本末以勉其人且遠者

贈樂槐亭敘

往在庚寅僑家柳樹井南馮按察舊居與裴君立齋衡

宇相望暇日數相往來言議甚洽裴君善應舉文自謂由其道第春秋榜猶掇之也一時少年出童子塾詡詡思倖獲者多從之遊然其質甚古見余所爲古文辭輒愛玩不釋已而余遊江南凡五六年乙未來京師裴君已成進士相見歡甚時余家遷居金魚池北距裴君居纔數百步耳裴君舉余文示樂君槐亭槐亭撫掌稱善介裴君邀余其家冬夜圍爐樽酒論文達夜分罷槐亭者柳井西南裴氏園亭有古槐天矯其上疊石爲山鑿池架橋地偏徑紆長安道中時得深山意云樂君僦居一曲因以槐亭自名槐亭之室有琴有書絃誦之餘時花種藥灑掃庭內客至酒罇茗椀率意陳列款識率多

奇古諧笑未已接以清言出入老莊閒及禪理春溶演
迤約以儒修見者無論習與不習望而知爲有道者也
槐亭之於文落落自喜如其爲人其於世人之文雅意
鮮所許可雖可猶求其類將以斟於道焉於人無不善
也雖否猶原其可將以全於交焉於物惟恐其傷之於
身不爲物營處約而亨婦孺婢童熙熙有自得意槐亭
誠賢矣哉當裴君及余相見時槐亭五十齡矣先是初
度辰裴君偕羣與遊者作爲詩文雜體紛然投贈爲槐
亭壽槐亭出示余曰諸君愛我厚顧於義有溢辭我則
媿矣裴君最知我其壽我文雖工非我也子善爲文不
爲苟悅曷贈我言與嘻余向論文貴有其質今觀槐亭

之言若惟恐質之漓者雖欲不有所言不可得矣今有
人和如柳下而贊以伯夷之清其人不受非伯夷不如
柳下於其行無當也有殺人者詰以肱篋其人弗服非
殺人輕於肱篋於其罪無當也爲文何以異是強笑不
歡強怒不威己則非情而謂人其知我烏乎可哉梅杏
櫪梨爲味不同而皆可於口其質然也見人嗜梨而揉
梅爲梨見人嗜杏而釀櫪爲杏有不爲人所噦歟今槐
亭率其所見而出之言本其所得而著之文人於是乎
知槐亭矣而教子應舉乃使矯揉天質而擬裴君所謂
有術必得之文竊謂槐亭有所感也夫應舉豈有必得
者哉得之之理則猶歌哭之動人耳不求悲喜之實而

擬歌哭形容人之見者爲何如耶槐亭累舉不售中無
所動而讀書談道津津如故質如是也其爲梅杏檣梨
與爲昌菹羊棗不可知也嗜之者存乎人耳人不可以
預謀則寧爲守已守已則神全神全則質厚康寧仁壽
其在五十知命之年乎他日舉而措之擬於承蜩猶掇
之也較裴君操術爲差逸矣余交於槐亭父子閒其契
也天故於贈言不頌而規是說也訂於乙未丙申之交
其屬爲文在巳亥冬而裴君遠官瀋陽惜無從舉似也
刪訂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

古人序論史事無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領者蓋其窺於
本原者深故所發明直見古人之大體也先儒謂其可

括十七史之統序不止爲南齊一書而作其說洵然第
文筆不免稍冗而推論史家精意亦有未盡余不自揣
僭爲刪訂以示學者惜無能起先生於九原而更訂之
也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今五十九篇而隋志著
六十卷者連序目也北史許善心傳云其父享有齊書
五十卷者隋志已不著錄隋志所著爲正史者江淹有
齊史十三卷劉陟有齊紀十卷沈約有齊紀二十卷今
俱不傳度其卷數並是未全吳均有齊春秋王逸蕭方
等並有齊典而又著於編年之部則齊書之完備者特
蕭子顯一家而已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著爲法戒則必得其所
托而後能傳此史之所爲作也所託不得其人雖有殊
功偉績亦闇而不章而姦回凶慝之行可幸而掩也古
之所爲良史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
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
顯之情四者備具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周官大小內
外諸史可謂備矣然皆辭命記注之職未有任作史者
聖人以爲非常之才不恒有職司謹守故事必待其人
而後行非可於時百執事之中設專官以期必之也昔
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
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

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帝典者撰而述之豈獨傳其迹耶并其深微之意而亦傳之小大精粗本末先後一以貫之俾誦習者如出乎其時卽乎其人使於向之四者有一不具而能之乎方是時豈特任政皆天下士哉其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獲麟絕筆以還左氏不免誣誇史遷是非不能無謬於聖蓋理疏則氣勝而見奇質薄則文長而生色其於四者非竟無所得得而不全全而不能充其量之所極至也是豈心思才力之有所限哉蓋聖賢之高致左馬有不能會心於微而顯示於後者矣後世之史其視左馬之見奇而生色已如九天況敢議其他乎然萬物之

情各有其至約宋收魏之書雖難語於中人而上第就其所得尙足成一家言至子顯之於斯文喜自彫琢其更改破碎之變尤多而文爲最下蓋蕭齊立國不逾二紀用武不如劉宋之強文彩不敵蕭梁之郁質之不存文於何附而選述又適不得其人宜其皆無取也然七帝二十四年事迹粗在於是當附南史並存待其人而筆削者也謹序目錄以上

文學敘例

乾隆壬寅來主永平講席進課諸生文藝大率支離冗蔓無可攬擷詢所業編則一經成誦未遑訓詁遽取給於浮薄時文院長舉荀卿冥昭昏赫之旨皆錯愕不對

斯須哂去蓋習俗漬深不可遽變而因陋乘弊又將無所底止爰取先民撰述於典籍有所發揮道器有所疏證華有其文而實不離學者刪約百篇勸誘蒙俗遂正其名題爲文學且著其說以示學者曰文之與學非二事也太上忘言自得於道尙矣生質不齊而祈向殊異先王立爲教官師氏之法率天下之才知齊之六德六行而保氏申之以六藝由是學立而文以生焉專門守器物曲人官苟有所業必有所長得心應手不能已於辭說而況先王之道之大天地民物之備禮樂典章之著性情心術之微名物象數之博君子學焉而無文以著之則師無以教而弟子亦無以傳習以衍其學於無

窮是文者因學而不得已焉者也後世科舉取士固欲徵人之學顧學得於心而無可顯明乃以有所得而不能已於辭說者咸使可觀於文於是定爲制度命爲題目示之以趨向繩之以法度而天下於是靡然向風漢之制策唐之詩賦宋元經解明人制義皆是選也第其始也卽文徵學殆其究也士子舍學而襲於文利祿之途習而忘返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不復求古人之所謂有得而不能已於辭者而兢兢焉惟以若何而合於時好若何而合於程式相與講習規勉以爲習業固當如是是則古人學徵於文而後人卽文爲學其意已大謬矣然其所爲之文雖曰非古但旣欲以加人

卽於其中亦有工拙敏鈍之效雅俗深淺之致浮實優絀之數此則舉業專門所與抵掌揣摩旁搜遠紹庶幾得之憫然有以自命末流所爭猶爲賢於飽食者耳乃士風不古區區末流之業猶且憚而不爲經傳束置高閣諸子百家莫能舉其名數卽名世傳家文藝亦無從窺津涯焉詢其所學惟是強識一經粗憶三數百篇浮薄時文顛倒首尾剽掠形似以眩一時耳目無論不知文與學爲何事雖充其所求所謂卽文爲學之業又豈有倖得哉蓋蔽甚者當開以漸而氣餒者又當示以無難今茲授以經史而勗以學術則驚爲河漢而無極矣卽擷華棄實使之卽文爲學亦未有以動其愛慕也文